



“一切變得容易多了”

葉啓明牧師

去年，我第一次到印度，同行廿一人。這是我平生為遠行而作出最謹慎準備的一次。過去無論到那裡，我都是在出門前的晚上才開始收拾行裝。但是，這次準備工夫在幾個月前就開始了：作身體檢查、打防疫針、購買應急藥物、消毒酒精紙、驅蚊貼……「軍備」充足，戰戰兢兢地等待上陣，心中從未有過這般焦慮。

印度給我其中一個深刻的地方是火車站。在火車抵達目的地前，領隊已提醒大家，下了車一定要把行李盯緊。火車停下，大家把行李拿到月台，聚集在一起後，各人就像守衛拿著機鎗似的，嚴陣以待，守護著行李，寸步不離。我們精神緊張地「一眼關七」，緊緊盯著四周站在附近樓梯和躺在月台上的男男女女和小孩，深怕他們會發動甚麼「攻勢」。他們的眼神各異，但跟他們的目光接觸時，只有一個感覺——「很得人驚」。（粵語，使人十分害怕的意思。）

這是一個令我完全沒有安全感的地方，我想我的血壓要升高了！我怎也想不到自己會愛上這地方；但神自有人不能想像的方法。

印度？

“怎可承諾每年都回來？”

到印度的第二天，我在派發單張的時候，有一聲音對我說：「你要認領這個城市。與這裡的人建立一個長遠的關係。」我第一時間回應：「那不是等於叫我每年都要到這裡來？」在以往，對於這樣的召喚，我一下子就會應允，立刻可以下決定。可是，這次我心裡有點抗拒，翻來覆去，很想作決定，但又猶豫。這裡又熱又濕、滿街的泥濘、垃圾、難聞的氣味，我終日大汗疊小汗、還有拉肚子……想想就怕！怎可以承諾每年都回來呢？

事情卻出乎我意料之外。翌日大清早，我把窗打開，望著遠處的印度廟，忽然，我年輕時要到窮鄉僻壤的地方傳揚主信息的渴望和很多與宣教有關的意念，像崩堤一般湧上了我的心頭；接著，又像拼圖一樣一片一片地落下、組合。漸漸地，一幅很清晰的圖畫呈現在我眼前，附帶著一個聲音：「你要扮演一個橋樑角色，把紐約的資源接駁到這城市來，可以在這裡建立一個基地，差派很多很多的當地人出去。」

這兩個經驗清晰的程度，使我不能否定這是神的呼召。但當我的腳踏在濕滑的泥濘上，我的心，就下不了決定。

不過，

“我一定會再回來！”

到了第五天，我有機會在當地教會講道。我站在高了二呎的台上，風扇也吹不到，倍覺炎熱。台下讚美的歌聲和拍掌聲雖然令人興奮，但我在台上卻差不多要昏倒了。



印度是一個尚有許多未得之民的國家。

早上，不少人到被稱為聖河的地方沐浴。



終於到了講道時間，我對台下的人說：「…印度真是沒有甚麼好。從生活條件來說，任何一樣，紐約都比這裡好。但我要告訴你們，我們為甚麼要來到印度，是因為我們要在這裡找到紐約找不到的東西…」

當時，我內裡要十分用勁，才能把自己的精神提起來。說著說著，不知怎的，我突然不由自主地衝口而出：「不過，我明年一定會再回來！」這句話一脫口，連自己也有點驚愕。

接下來講道的節奏、聲線和身體言語，都變得揮灑自如，渾身是勁。之後在印度剩餘的日子裡，我有了一個全新的感覺。

原來，一個人無論處身在多麼惡劣的環境中，只要他對神的呼召有所肯定，周遭一切難受的事物，也會變得較為容易面對。

紐約， “This is my Home!”

從印度回到紐約後的第一個星期，我到一所教會作義工。當天天氣很熱，我開始流汗，大量流汗，就像在印度時一樣。突然，我自言自語地說：「This is home。」（這是我家。）接著我跟自己作了個會心微笑。

今年四月，我再次踏足印度，上次難受的感覺沒有了。

回程時，約定太太在香港機場會合。我先抵達機場，太太乘坐的航機稍候才到。在等候期間，身旁一座電視熒光幕上出現了一些「紅衣人」，不知怎的，一種親切的感覺油然而生。看清楚，那些「紅衣人」正是印度火車站裡，幫助搬運重物的苦力工人。再定神一看，一股興奮的感覺竟從心裡湧現出來。這一刻，我突然體會到自己對印度原來已經產生了一種無法言喻的歸屬感。

這些紅衣人，原來是搬運重物的苦力工人。

呼召， “一切變得容易多了！”

這使我想起廿多年前，在角聲剛開始的時候，那時我正幫助爸爸打理生意，結了婚，也有了女兒，生活穩定，爸爸又真需要我幫忙。可是，一天在忙著工作時，突然心裡有聲音問我：「你要一生這樣度過嗎？」我瞬即回答：「無可能。」接著，那聲音跟我對話。「我要你把一樣東西給我。」「你要甚麼呢？是這個…」「不是。」「是那個…」「不是。」最後，那聲音說：「我要你。」廿四小時後，我和太太就決定離開爸爸的生意，我去了進修神學，並且成了角聲的週末同工。

那是一段從零開始的日子，面前乃是一條從未走過的路。當時的擔子雖然不應說是承擔不起，但也不能說是毫不費力。我在費城唸書，然而，每個週末卻是興奮地，抱著「期待新事將要發生」的心情，帶著太太和女兒，從費城駕車回到紐約，與勞牧師聯手，在華埠開拓我們事奉的大地。當中肩負的擔子雖然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一切的艱難、挑戰和考驗，卻因著我們肯定了神的呼召而變得輕省和容易多了。

一切變得容易多了，一切都出乎意料之外，一切都在神奇的掌握之中！



不是你們揀選了

我，是我揀選了

你們，並且分派

你們去結果子…

約翰福音 15:16



角聲執行董事樂胡秋玲

一九八二年，兩個新生命，分別闖進我的人生之中；一個是我的大兒子浩光，另一個就是美國基督教角聲佈道團。這兩個新生命，令我的人生有了重大的改變；而我的一段漫長而充滿挑戰之旅，就此展開……

就讀市立大學第四年時，我與其他基督徒，一同建立了第一屆大學基督徒團契；並請來了認識多年的勞伯祥牧師出任團契導師。不久，基督教角聲佈道團正式成立，我和勞牧師便成了福音路上的同行夥伴。

當年，我們幾個年青人包括：葉啟明、葉陳紫娟、我丈夫樂妙馥和我等，在勞牧師的帶領下，常常聚在一起為社區未得之民而禱告，為服務華人同胞而共商可行之計。我和紫娟各抱著自己的孩子——我的浩光、她的天恩來到角聲開會。我對角聲事工開展的期盼，就如對懷中的浩光有著美麗的憧憬一樣。

神賜給樂胡秋玲四個小孩，想不到第一個孩子就是個大考驗。



第一個生命 自閉孩兒

但是，沒想到，在浩光兩、三歲時，竟發現他的發展進度比同齡的孩子緩慢。初時以為只是語言上的障礙，遲些時他便可以慢慢趕上。可惜，情況並不如想像般簡單；經過診斷後，醫生確認浩光是一個自閉兒。

浩光患有自閉症已是事實，因此，我們積極為他找一所適合的特殊學校。由於他的思想與動作無法配合得好，所以只能回答一些What（甚麼）的問題；至於那些How（如何）及Why（為何）的提問，他就不能作答了。當然，他的社交本能不高，跟別人也沒有什麼眼神接觸。

神為他預備了一家很好的特殊學校，祂又加添我的耐心和教導孩子的智慧。縱然他學了四年還不會執筆；縱然他自六個月大開始，每月哮喘病都會發作，每次受苦幾近一週，甚至兩歲時曾進醫院治療；但這種種的掙扎、種種的難處，都逼著我更親密地來到神面前禱告，靠著祂的應許和同在，讓我有能力走下去。

我深深知道，神把這樣的一個生命賜給我，必然有祂的旨意在其中。神要我作祂忠心的管家，好好教導他，發揮他的所長，使他能見證榮耀神。所以，就算天天要面對浩光所帶來的種種新問題和新挑戰，但我還是相信：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我也曉得，神必有預備。

就是這樣，我懷著一個堅定的信念：為了浩光這孩子，靠著神，堅毅地走下去！

第二個生命 荊棘滿途

與浩光同年孕育的另一個生命——角聲，同樣也帶來各種各樣的挑戰。角聲的成長之路，可說滿途荊棘，由事工開始的第一天起，年年月月，都有不同的困難，跌跌撞撞，不斷在艱辛之中摸索前進。我們面臨的問題，如人手缺欠、經濟不足、資源短匱等……常常叫我們大感吃力，就像帶孩子一樣，難處難以盡言。



樂胡秋玲是角聲的懇荒人之一，她帶著孩子當駐營護士。

然而，我們彼此勉勵，一起分享，同心為神工作。我曉得，神也要我作祂忠心的好管家，為角聲而努力。我們並沒有因為種種的困難而埋怨神，反而緊緊抓住祂。

我清楚的看見，耶穌為世人捨命犧牲，我們已經得著這

個完備的救恩，經歷了這份無條件的愛，我們就應以同樣的愛去愛身邊的人。

就是這樣，我抱著帶浩光一樣的同一個堅定信念：為了角聲這生命，靠著神，堅毅地走下去！

生命彰顯神的慈愛

我學習把神的慈愛從角聲彰顯出去；我也把神的慈愛，流露在浩光的身上。雖然，在世人眼中，這孩子或許不夠完美，不會有突出的成就；然而，那又何妨呢？這不過是地上短暫的，將來在永恆裡，我確信浩光會變得完美！



記憶力特強的浩光，完成中學課程(上圖)。樂胡秋玲一家六口全家福合照(下圖)。

感謝神，祂的恩典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慢慢地，浩光在很多日常生活的事情中，都可以操控自如，體重亦在正常之列。透過不同的訓練課程，他更學會了踏單車、游泳、打字、彈琴等。最感恩的是，神賜浩光特強的記憶力，他能夠一字不漏地背誦多篇聖經經文，以及百幾首詩歌。他更猶如一本活字典，可以串背許許多多的生字。同樣，他也是我開車時的指南針，到過的地方無一不在他的記憶中。

浩光今年快廿四歲了，他成了我家中的好幫手。繁瑣的家務---洗衣服、洗碗碟、倒垃圾、吸塵、清潔等，他都做得井井有條，令我們看見神在他身上的恩典。浩光已經完成了高中課的，現在正參加政府的培訓工作計劃，每天早上七時至下午三時，都會被派到醫院、法庭或種植場等地方當義工。充實的生活時間表，不但使他天天有職責在身，而且有機會與人接觸，強化了他的社交能力。

靠著神，憑著信，先踏上去，神就讓我看到祂手所作的成果！我的浩光，現在已經成為一個獨立、溫文爾雅、懂得欣賞生活而又順命聽話的孩子。

兩個生命印證神的信實

是的，神從來都不會虧待人，浩光之後，祂還賜我兩子一女。老二浩恩已完成大學課程，正準備入讀醫學院；還有老三浩信和幼女浩靈，他們都懂得尊重和關顧兄長，四人的感情十分要好。

在他們還年幼的時候，我連續十年，帶著他們四人參加角聲在湖營地「家是寶」的夏令營。因著我是護士的關係，我一直擔當駐營護士的職責，照顧營地的醫療事務。我的浩光，我的孩子也就這樣在營地中長大了。

今時今日，角聲的發展，已經跨出紐約，跨出美國，而至不同地域。在參予角聲的事奉中，神開了我的眼界，擴充我的度量，叫我不單看見自己孩子的需要，更看到身邊許多人有更大的需要。祂又讓我聽到來自四面八方求助的呼聲，激勵著我更多擺上自己的一份。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人生中兩個重要的生命，已經向我印證了神的信實。我將繼續為神所賜下的這兩個同齡的生命---浩光和角聲和祈禱，願浩光能見證神的榮耀，願角聲的事工更寬廣，使更多人得蒙主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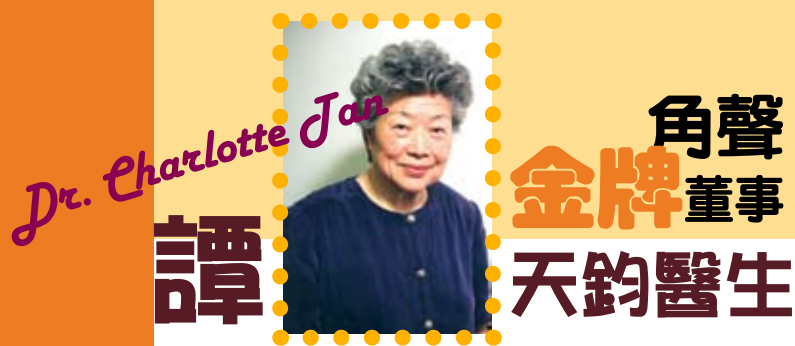
我靠著

那加給我

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腓立比書 4:13



石溪

譚天鈞醫生(Dr. Charlotte Tan)，一個在醫學界十分響亮的名字。有人稱她為女中翹楚，有人叫她做「禱告的醫生」，但我們卻擁戴她為「金牌董事」，因她最愛角聲的同工，而且熱愛「角聲」，廿四年來矢志不渝。

◎ 兩點一線 天父與她

譚醫生是中國江西省永新縣人，1947年畢業於湖南湘雅醫學院，1948年12月負笈美國，在費城兒童醫院完成血液科研究課程。說起她的成長經過，故事全繫於兩點一線：她走向天父懷抱的過程：

「和多數華人一樣，我也是從佛教家庭出身的。後來讀了一點書，以為甚麼都懂得，斷言天地間沒有上帝……但我覺得生活愈來愈空虛，好像甚麼都把握不住。在醫學院的解剖班上，我初次感到神的存在，人體構造的複雜奇妙，叫我驚奇！」

她還在醫學院讀書時，中日戰爭爆發了。她隨校撤退，與家人失去聯絡，飽受貧窮的滋味。譚醫生說過，在最艱辛的歲月，她曾以賣血來繼續學業。在人生最沮喪的時候，醫學院裏基督徒團契的歌聲，吸引她到主面前。從這起初的一步，她走上信心的旅程，她一生的歷史，也成了History——主耶穌與她同行的奇妙故事。



名佈道家葛培理牧師(左二)訪問中國，譚天鈞(左)是隨行醫生，夫婿許牧世(右)則任翻譯。

◎ 醫學貢獻 成就斐然

當我們認識譚醫生時，她已是美國紐約康奈爾大學醫學院(Connell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的教授，也是著名的斯朗凱特寧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主任醫師兼藥物發展部副主任。當時有效醫治癌症的藥物中，有三分之一是由她試驗成功的，在醫學界中可謂炙手可熱、名動公卿。連老布希總統的女兒，也由她主診，因此與芭芭拉·布希建立了友誼。

1988年葛培理牧師訪問中國，譚醫生是隨行醫生；她的夫婿許牧世教授，則任國語翻譯。記得他們剛從中國回美，第一個就接受《號角月報》訪問，讓我們得著獨家新聞。

譚醫生於1998年榮休時，《號角》也躋身中西各大傳媒的行列，當時斯朗凱特寧癌症中心，為感謝譚醫生在醫院服務46年，及她在醫學上的貢獻，特別舉行了五天的學術會議，讓各地專家都能前來參與盛會。當時最感人的一刻，是醫院要給她一個驚喜！把她從前曾救活的「小孩」，都請回來與她共聚。這些「小孩」有些已成家立室，有些仍在襁褓裏，譚醫生一一擁抱他們，眼中流下了淚水。

◎ 謙卑自己 欣賞別人

但譚醫生為人十分謙卑，很少向人提起自己的成就。除了以真摯的愛心、超卓的醫術、虔誠的禱告，治療病人的疾苦外，她生命中最熱衷的，是以耶穌基督的福音，拯救人的靈魂。廿四年前，她投入角聲事奉，成為七位創辦董事之一。她在三週年年的「董事感言」中

